詩學女為

詩學女爲卷二十

歙汪梧鳳著

小雅

角弓三則

幽王十年求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故詩人作此以刺王前四章皆追述已事廢宜臼而立伯服此兄弟相遠也申侯歸國此昏姻相遠也廢立事大故下專言兄弟宜臼居申申侯黨之伯服居內王之左右黨之此不令兄弟也不令故各不相讓不相讓則怨怨而不已終亦必亡必然之勢也五六兩章乃指本事老馬爲駒喻已竄廢不必更極之也小人之心

貪勿可縱也小人之性殘勿可長也縱之長之如食宜饇而酌孔取教柔升木而以塗塗附容有極乎雖然小人向背視王王有檄猷則亦與屬矣反言以見猷之不善末二章乃申明此意而幷憂及西戎之禍焉嗚呼詩人之旨深矣

戴氏震曰饇厭滿也小人之食宜厭滿而已不知禮義也小人之酌甚取之而已不節度也

鄭箋髦西夷別名孔疏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髦髳音義同按山海經有髦民國近積石依姓蓋西夷之國也

菀柳一則

詩義折中疏首章曰此幽王徵諸侯伐申而諸侯不至也王求宜臼於申申侯不與故欲伐之諸侯之意以爲菀柳多陰人尚思息況天子乎然而幽王不可近也上帝甚動天步難測此時使我謀申後將使我窮極太子之事也二章曰言雖欲久息不可自取瘵病此時使我謀申後將使我往害太子之身也三章言有鳥高飛上至於天亦可以止矣以比有女入宮至於爲后亦可以止矣而彼人之心不止也觀褒姒爲后之後尚欲伐申以殺宜臼舉烽以戲諸侯是不至

於亡周不止也然則子何以謀之哉褒姒不可附亦不能去也宜臼不可害亦不能救也徒然視褒姒之逞凶憫宜臼之可矜而已總論曰史伯謂鄭伯友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不與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是周之將亡人皆知之乃避之而不與其謀者深知其謀之不可與也臣 鳳恭錄

都人士一則

朱傳亂離之後人不復見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按詩言彼都其爲東遷後作無疑朱子謂

都爲王都非是當指鎬京周忠信也左傳引詩釋周
爲忠魯語亦曰忠信爲周當從毛說愚謂詩人先美
衣服之正所謂黃裳元吉者也次及容貌辭氣而推
本忠信由外及內足爲民望首章思古之賢士大夫
也下乃通言士女臺笠緇撮昭其儉也充耳垂帶昭
其度也儉而有度所以美士者如此至稱女則止於
髮美蓋後世殊形詭制如盤龍墮馬步搖倭墮雖當
時所無而冶容相尚亦且變而愈下故詩人以尹吉
美都人之女言順其本然則如髮之綢直而已少加
盤屈則如蠆之卷曲而已不爲時世粧也末章更取

其近於修飾觀美者而爲之詞曰髢則有餘髮則有嫌所以深疾時俗之奢淫無度也至鄭箋以言從之邁爲欲自殺求從古人語嫌過激然旣不可得見矣而欲從之偕往亦尚寐無訛之心耳云何盱矣爾雅盱憂也故鄭亦以爲病

采綠一則

詩所舊爲婦人念君子之作然其味則已淺矣反復辭意蓋刺人之欲有爲而不敏於事者故言終朝所采無幾而或借言歸沐而不繼矣或期以五日采盡而至於六日猶不見其來矣狩則韔其弓而不張釣

則緡其繩而不下鬨所欲釣者則魴鱮也然薄然觀之而已未嘗一投竿施餌焉則亦所謂臨淵羡魚者耳雖未知所諷然其取譬則警人者至深切也

黍苗二則

從朱傳舊說非是何氏楷曰謝爲荆徐要衝之地封申伯於此則足以鎮撫南國宣王之心則安也觀嵩高之詩一則曰南土是保再則曰戎有良翰則王心之所以寧可知不獨謂其足以篤厚元舅克副親親賢賢之念已也

謝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方輿紀要故謝陽城北

相傳周申伯徙封於此詩所謂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又曰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也國語鄭桓公問於史伯曰謝西之九河何如蓋卽古申伯地矣荆州記棘陽東北百里有謝城按水經注泚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出謝城北詩云泉流既清或謝本因水得名也

隰桑一則

讀詩質疑遐不謂矣卽所謂德音也我心誠愛君子君子豈以遠而不我告乎我思念君子之心藏之於中無日而忘之也春秋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註欲子產之見規誨按嚴說

是惟以遐爲遠猶襲鄭箋之謬遐胡一聲之轉猶云
胡不我告也

白華三則

或云周人刺幽王廢申后而作或云申后自作也
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
而北流入於鄗毛傳滮流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
按滮池或謂之冰池或謂之聖女泉今陝西西安府
西北二十里卽其地

有扁斯石乘石也毛云王乘車履石鄭云王后出入
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得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令

也黝而卑賤斯說得之詩意含蓄溫厚而朱子乃以喻王之寵妾而曰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似稍迂曲

緜蠻一則

序微臣刺亂也鄭箋微臣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於資財則當賙贍之按此詩以黃鳥之止得其所興已之遠行詩義自明而朱傳云爲鳥言以自比豈教誨與後車之載亦可施之鳥耶鄒氏泉曰飲之食之欲其周恤乎已也教之誨之欲其指示乎已也後車載之欲其振拔乎已也張氏

彩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故曰畏不能極斯二說者得之矣

瓠葉二則

鄭箋亨熟也熟瓠葉以爲飲酒之菹也君子庶人之賢者農功畢爲酒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炮之燔之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進爵賓猶今俗之勸酒按鄭氏本鄉飲

酒燕禮而爲是說又引易兌卦之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極爲有據其分截首章爲室家之飲尤深得詩義又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兎白首兎之小者也錄之以備一解

徐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彖傳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意矣

漸漸之石一則

序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朝當從鄭箋讀如字惟以爲不能正荆舒使朝於王爲衍說歐陽氏

曰不皇朝者謂久處於外不得朝見天子也不皇出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冢涉波而月離畢雨之驗也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苦故以爲言按本義釋末章尚未盡善劉氏曰此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爲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疫相仍救生命之不暇何暇及他事哉斯爲得之皇今本作遑非是當依石經及注疏本改正

苕之華二則

詩所困於飢饉者之作

苕陵苕陵苕陵霄也或謂之紫葳黄華謂之蔈白華謂之茇陸疏一名鼠尾華紫誤以薮爲苕也牝白曰牂吳中牝羊三歲曰牂鄭樵云牝羊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三星在罶朱傳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按末章有艱食鮮食一時俱盡之意

何草不黄二則

顧氏起元曰此反復傷已征役之不息也首章言役之重困二章言失其室家之樂三章傷其同於物四章傷其物之不如也

春官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註棧車不革鞔而

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考工記飾車欲侈棧車欲弇明以棧車役車爲二毛氏合爲一疏因以有棧爲車狀誤矣朱子亦襲毛說而誤

詩學女爲卷二十一

歙汪梧鳳著

大雅

文王三則

序文王受命作周不過依詩衍說鄭箋遂以受命爲天命而王天下歐陽氏據孔子三分有二一語掃除舊說其論允矣予謂文王不稱王而受命改元則有之春秋列國各自稱年出國入國亦必改元以紀之如鄭厲公衞獻公可証則改元本不足異又考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文王終

武王已八十三即位僅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故泰誓十有三年孔傳謂是文王之年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一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又九年而崩武成稱惟九年大統未集與此正合蓋文王改元後越九年而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又一年伐紂正合十三年之數此改元之可據者也伏生大傳謂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此受命之可據者也惟以九年爲七年爲小異耳

朱傳以哉爲語詞又以爲上帝敷錫於周按古字哉

栽載並借用此詩當訓栽栽植也國語所謂載周以至於今也上天之載文王初載禮記註並引作栽可爲左證本支百世左傳晉書並引作枝與栽之義正相屬

於緝熙敬止歐陽氏曰熙廣也緝續也緝續而增廣之也黄氏曰敬止者敬於其所當止所謂敬厥止也

大明六則

詩所文王大明緜朱傳皆以爲周公戒成王之詩然爲文王戒義獨顯此及後篇則陳王業之所以成推王迹之所自基蓋使不忘先世而思所守之重中閒

又及乎列王之德配以至尚父之功四臣之助凡皆至德感致受命之符也

挾浹古字通正義挾者周匝之義周禮所謂浹日浹即今之匝義同按使不挾四方天奪之鑒使之慝澤不得浹於四方也

國語摯疇之國由太任註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唐世系表祖己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後漢郡國志汝南平輿有摯亭按平輿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城東南然亦未有以知其卽古摯國也朱傳周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之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

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也可掃舊說之鑿

洽陽卽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縣在州城東北

百二十里以在郃水之陽故名古莘國地也莘城在

縣南二十里戰國時魏文侯所築合陽城是也水經

注郃陽城南有瀵水東注於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

有碑去城一十五里水卽郃水按洽說文及他書均

作郃音合周時未有邑名故從水言邑則從邑非因

流絕也縣東四十里有太姒墓渭水見前

初載猶言初生言天生文王又生太似將作之合嘉

止則禮成而納幣也倪說文嘉也易泰之六五及歸

妹之六五皆云帝乙歸妹與詩義略同文卜之文也
俔天之妹疑是古繇詞以卜之繇定其爲祥也侯當
從鄭訓諸侯于周人自予言維予以侯服與也前篇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之侯並同朱傳訓維均非是
牧野或作坶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今河南衞輝府汲
縣即其地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淸水土地平衍據
臯跨澤悉坶野之地故詩稱坶野洋洋尚書疏牧是
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會朝淸明鄭箋會合
也合兵以淸明曹粹中曰武成陳於商郊俟天休命
孔安國云休命謂雨止畢陳也六韜云武王東伐至

河上雨甚雷疾大公率衆先涉然則至畢陳乃雨止
而淸明按朱子從毛氏以爲不崇朝而天下淸明義
甚宏遠然鄭曹之說亦確有依據故錄之鷹鷙鳥少
皡以爽鳩氏爲司寇尚父先涉故以鷹揚美之肆遂
也

緜十一則

民之初生前漢書引作人之初生疑詩本作人後因
避唐諱而易之生之言興也蘇氏曰太王始猶處於
復穴未有室家之盛及遷岐周而後大興焉

自土沮漆土當作杜漢地里志右扶風杜陽縣杜水

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曰齊詩作自杜沮漆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是也杜水出鳳翔府東北二十五里之杜陽山又東北經麟遊縣其流始盛又東流會於漆漆水源出岐山至麟遊縣南而為漆溪會雍水又東流至扶風縣東而為漆河有漆水橋跨其上下流入乾州武功縣合漳水入渭沮水未詳考武功縣有浴水自乾州梁山流入境康海曰關西人讀浴若于于沮相近為沮水之譌漆水蓋北受沮水南受漳水而入渭按杜漆沮三水皆在涇西與禹貢之漆沮中隔涇水彼漆沮詳見小雅吉日篇

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峯高峻狀若柱然禹導汧及岐太王邑於岐山之下皆此也文王時鸑鷟鳴於岐山故俗呼鳳皇堆水經注岐山經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所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水北即岐山

戴氏震曰豳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豳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此梁山與詩書春秋爾雅之梁山異在涇西岐東正當豳之南然則率西水滸爲自東

向西循水厓而上水滸渭水北厓也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即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閻若璩曰自豳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亦此梁山也二說考覈至精前人所未及

岐山之南周原在焉即太王所居詩所稱也雍錄大王都岐在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相傳是周公采邑志云原東西橫亘肥美寬平在今岐山縣東北四十里

堇有二種其一爲堇菜音謹根如薺葉如細柳花紫

子如米野生蒸食之甘此爾雅所謂齧也亦謂之苦菫或謂子菫葵乾者可爲滑充豆實其一爲菫草音靳葉厚莖方中空花紫碧色實小黑如桑椹此爾雅所謂芨也或謂之烏頭見國語註及後魏書或謂之烏喙見國策或謂之奚毒見淮南子皆云能殺人烏頭別名又有賁千秋毒公果負耿子郎子之異其實卽附子也詩所詠菫乃菫荼毛傳訓荼是也孔疏朱傳所引乃菫草菫荼皆苦荼然菫烝食則甘荼霜後則甜脆且如鄭箋所云周原之地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至菫草與獻並毒不可食何由

知其如餰而與荼並舉乎陸氏釋文又引廣雅云蘁翟也今三輔之言猶然此則爾雅所謂拜商翟非此蘁也

戴氏震曰左右繼慰止而言皆負居事也宣畝繼疆理而言皆授田事也宣者宣布之義畝如南東其畝之畝謂分布其田而使畝之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又繼宣畝而言則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也張横渠言太王辟國已甚大或亦謂此

天子六卿諸侯三卿此定制也三卿者司徒司馬司

空也尚書梓材我有司徒司馬司空春秋傳昭四年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其證矣古公侯國亦當有三卿今止有司徒司空者二官皆主土功以板築之事及之非言官制故不及司馬六卿已見於夏書知六卿不始於周則三卿亦必不始於周其有司馬無疑也獨是考春秋傳魯三卿而外公子羽父求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孫紇爲司寇孔子亦爲司寇合三家之三卿則六官備矣豈其僭耶禮註崔氏說禮云三卿周制凡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似冢宰宗

伯司寇皆兼官而不設官然而夏父弗忌臧孫紇並非兼官也西河毛氏爲之說諸侯之有三卿猶天子之有三公三公皆以六卿爲之而分爲三等一冢宰司徒二宗伯司馬三司寇司空而三等之中又每等之最下者以爲名故曰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則六卿皆公也由此推之諸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名耳其說甚辨故附錄之至殷制尤不可考不得以此例太王時也

戴氏震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雉庫路臯郭語之轉郭門外門也諸侯之外門謂之庫門中

門謂之雉門亦謂之闕門有兩闕周禮所謂象魏春秋所謂兩觀是也路寢之門謂之路門亦謂之虎門亦謂之畢門路寢之朝謂之燕朝路門之外謂之正朝亦謂之治朝（又名內朝）外門之內謂之外朝此所稱皆追美之辭蓋以後日天子之制名其前所立者爾亦猶言王季文王之時而稱京也

冢上大社也禮書土五色而冒以黃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北面社向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

爲之

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五里爲故虞城又東北五里有虞山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司馬貞曰夏都安邑虞在其南故曰夏虛芮城縣亦屬解州縣西三十里爲古芮城商時芮伯封此與虞爲鄰國今名鄭村虞芮質成之所爲間原界兩縣之間東距平陸西距芮城各六十里俗呼讓畔城其田東西七里南北十三里至今民無耕者

棫樸二則

舊說以爲美文王愚謂亦如前篇述祖德以訓嗣王也作詩本旨末章已明示之首二兩章當從序文王能官人之說玉半圭曰璋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太保奉璋以酢是也圭璋皆以繅藉玉不用束帛故曰特達亦有作人之義焉鄭箋泥祭時所用之璋曲解棫樸爲聚積非是三四章蓋美武王文王時未有六師且詩書無稱文爲周王者武成曰紹我周王此武王稱周王之始淠彼涇舟紀代殷之始事也壽考作人卽有聲之鎬京辟雍豐水有芑是也末章勉勉我王對君之詞非追頌文武也有金玉之

質而後可施追琢之文故欲綱紀四方者當勉之在
已而已
天漢在箕斗之間無數小星望之若雲氣故又謂之
雲漢

旱麓二則

陝西漢中府南鄭縣附郭府城西南六十五里有旱
山在梁山之境與漢廣相近嚴氏以爲詩人托興皆
在境內不應遠取漢中旱山其說非是地理志旱山
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周地圖云山上有雲即雨
詩所解末章云葛藟蔓生者未必皆直也然附于條

攸則皆直矣禍之在人未必皆正也惟君子以豈弟之德求之則正而無邪較勝鄭箋

思齊二則

是詩朱傳均勝於鄭箋惟思齊思媚之思朱訓語詞鄭訓如字鄭為得之毛氏以寡妻為適妻疏云適妻惟一故言寡寡妻亦可從

末章卽周頌前王不忘之意成人小子指文王時言斯士指見在言譽髦卽有德有造言至今秉文之教斯士亦皆譽髦古人之澤其流遠及後世故曰無斁也

皇矣八則

二國毛朱皆以爲夏商鄭以爲殷紂及崇侯言夏則已遠紂與崇侯對舉亦不倫且此詩後四章專序文王伐密伐崇之事故首章特書二國其較然者矣四國卽四方鄭以爲密阮徂共者謬本義辨之甚詳朱子從毛是也上帝耆之耆音指猶示也

作屛修平啓辟攘剔皆刊除之義言遷岐之後伐木定居也串習夷平也木拔道通歸者日衆則繹絡不絕載達於路也天立厥配戴氏震曰德可配天而天立之是天自立其配也箋以串夷爲混夷以厥配爲

太姒辭理不倫
毛傳以栵爲栭本爾雅然與灌並稱灌是叢生則栵亦當訓行生檉或謂之朱楊或謂之雨師一年三秀亦謂之三春柳木中有脂名檉乳其材可卷爲盤合其枝可爲鞭梠今靈壽木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卽此也
按畔去之也援助之也歆羨貪之也文王之伐密崇疑於畔救阮疑於援克二國而作程豐疑於歆羨文王之心無之若凜上帝之所教戒不敢出此然先知先覺之人如先登于岸者坐視天下之淪胥而不救

不忍也此四句揭明文王之心總領伐二國事本此心以行之所謂順帝之則也故可以篤周祜對天下爲萬邦天下王帝亦懷其明德而四方於以無侮無拂矣

密須之國子爵姞姓其地在今陝西平涼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左傳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國語周共王游涇上密康公從蓋卽密國之後秦始名陰密漢爲陰密縣屬安定郡朱子以爲在寧州史索以爲河南之密九域志以爲鄭之致密城皆非侵阮徂共孔疏毛以徂爲往阮共爲周地密須所

侵張氏曰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涇州今有共池氏族略云阮諸侯國在岐渭之間今亦未有以考其詳也惟鄭箋及魯詩說均以阮徂共爲三國此不可從

戴氏震曰依其在京亦猶于京斯依侵寖古字通息也言兵之寖盡自阮疆一舉於是升高以審地勢相其陵阿泉池必無敢陳師飲水於我地者此承上兵寖而言詩學云不長夏以革皆誤讀夏字之音故强解而終失其旨按學記夏楚二物夏音假即書所云朴作教刑也因思革之爲義本末垂革即所謂鞭作

官刑也長尚也謂文不尚刑威耳與上句立文同而訓詁亦類

鉤援一物墨子稱公輸班作雲梯以攻宋即此臨衝皆車名楚子使解揚登樓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也墨子有備衝之篇荀子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衝不薺孫武子攻城之法修其櫓轒轀轒轀四輪蓋衝車也三者各以其用得名朱傳詳矣

是類是禡疏釋天云師祭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氏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

就南郊祭之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註云祭造軍法者蓋蚩尤或曰黃帝

崇古有扈地殷時爲崇侯虎封國文王伐之作豐邑有聲云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是也今陜西西安府鄠東五里有鄷城卽其地仇方指崇也

靈臺三則

毛傳本作五章章四句朱子改作四章前二章章六句今以韻求之毛氏之說亦得

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四百二

十步辟廱亦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按文囿七十里在郊之外臺沼辟廱皆在囿中漢儒以辟廱爲太學太學則在國孔疏又曲爲之說云太學在國而辟廱乃在郊虞庠在國之西郊是爲辟廱然周立三代之學在有天下以後非文王時事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璧廱則又據豐水有文王別廟而言而盧植註禮記遂以爲太廟上可以望風故謂之靈臺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璧廱夫辟廱及三靈不能易地指爲國中而太廟亦必無在郊之理則又視孔氏之說而更甚也戴氏震曰辟廱義未聞周

鼎銘有云王之辟宮獻工錫章史記云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云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云于彼西雝古銘識有云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共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雝諸侯曰泮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趙岐註孟子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閑燕則講法論樂於此不

必主以爲太學於詩前後尤協矣

簴業以木爲之所以縣鐘磬立於兩端者曰簴上橫曰栒栒上加大板側著於栒曰業業上刻爲崇牙畫以采色牙上加翣翣上載璧栒旁出者刻爲鱗蟲下縣五采之羽鐘簴之跗刻贏虎類磬簴刻羽鳥屬

下武二則

下猶後也武繼也言後人能繼先祖者維周爲世有哲王此毛鄭說也似甚明確不知朱子何以云下義未詳而反引或說云下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則是詩當並美文武矣乃又云此章美武王能纘

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則或說仍未據爲定論不如從毛鄭矣且子若孫自稱於父祖之前曰下流見於六朝人文者甚多以下爲後人亦何疑焉哲王不專指三后凡能武其先世者皆是則武王亦哲王也

詩學此康王卽位而諸侯朝會之作下武維周猶長發之濬哲維商也王配于京美武也成王之孚美成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詩人繼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美康王之辭昭哉嗣服卽顧命所云命汝嗣訓

臨君周邦也繩其祖武卽所云答揚文武之光訓也
四方來賀卽康王之誥所云諸侯皆布乘黃朱奉圭
兼幣也不遐有佐卽所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也按朱傳亦引或說
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得陸氏申之
更屬可據

文王有聲二則

詩義折衷疏首章曰烝盛也言文王修德原自有聲專
征之後乃大有聲然而非自爲也將以求天下之民
自此安寧耳將以求安民之功自此有成耳初無圖

爾之急也二章曰文王本不敢用武乃天命文王宜有武功於是文王受天之命興師伐崇作邑于豐而徙都焉仍不改事商心也三章曰淢水急流也匹偶也自此以下言武王營鎬之事鎬城臨鎬水之急流故曰築城伊淢鎬城既成與豐爲偶故曰作豐伊匹何楷曰周公營洛與周匹休武王營鎬與豐對峙是也武王雖匹豐作鎬實非另闢疆宇急欲圖商不過追前人從來之孝思耳蓋文王作豐所以繼王季之志武王作鎬所以述文王之事非有他也言王后者未有天下之稱也四章曰公功也濯新也武王營鎬

當其城工新作之時固以遹追來孝爲豐邑之藩籬

既乎四方同歸之日仍欲恪守侯度爲商室之屏翰

蓋與文王服事之心無有二也五章曰皇王有天下

之稱豐在豐水之西鎬在其東故居鎬則見豐水之

東注也豐水東注於鎬乃山川自然之勢禹因而導

之以爲功四方西歸於鎬乃百姓同然之心武王因

而順之以爲君則其自王后而爲皇王者乃天命人

心勢不容已而非有利天下之私也六章曰武王既

有天下而以鎬爲京師乃復修文王之辟廱以教育

人材則是文王有文德而兼有武功武王有武功而

復修文德是以東西南北之人慕其德化無思不服無不服者其身服也無思不服者其心服也其作人之化果與文王同矣七章曰武王當謀宅鎬之初嘗稽之於龜卜而龜乃決之言當宅也武王遂宅之成龜兆也而其後遂有天下則是爲王居鎬乃昊天之成命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八章曰芑苦菜也田肥乃生仕事也言豐水之旁有芑生焉其田肥美原屬樂士凡文王所作城郭宮室靈臺辟廱之類武王豈不有事於修葺所以遷者爲地廣人衆欲遺子孫萬世之謀是以大城鎬以安定輔翼之耳子孫安則百姓

安盡猶是遹求厥寧之心至是而觀其成也屢歎烝哉以為文武之德皆極盛而無以加也臣鳳恭錄

豐即崇地崇見皇矣篇孔穎達云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是也豐水出鄠縣南山豐谷東北流經長安城西又北至咸陽縣境入渭豐谷在鄠縣東三十五里蓋近豐水之源也去鎬二十五里豐一作灃又作酆言水則从水言邑則从邑也

生民八則

序尊祖也后稷生於姜源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吳氏澂曰須有思文后稷矣生民乃祭之

後飮酒受釐時所歌施於人而非施於鬼神者自當為雅蓋祭祀之時歌之於鬼神者頌詩也受釐之時歌之於生人者雅詩也

閟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卽享姜源也是詩為享先妣之詩而魯頌閟宮亦首言姜源以經證經姜源之無夫明矣若云帝嚳元妃何以舍帝嚳而不祀如謂諸侯不祖天子周雖為天子后稷且不敢追王不敢奸大禮以變后稷之舊故不祀帝嚳不知不祖之說不敢以為太祖列九廟之首耳若立專廟以祀則諸侯有出王廟未嘗不得祀天子大夫有出公廟未

嘗不得祀諸侯今姜源廟專廟也何嫌何疑而不祀帝嚳且以帝嚳爲天子而不當祀則天子之妃亦不當祀祀則卑先妣而令不得與帝同廟食不祀以尊先祖而令不得與妃同血食此何禮也其誤由大戴禮以摯堯稷契皆帝嚳子毛傳史記遵之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皆以爲然按稷契雖幼弟其生當必在摯未立前迄乎堯崩其年已百餘歲何至以上智老壽之親弟而堯竟不能知而舉之且堯當摯時已爲唐侯何至稷契當堯時竟不得尺土之封此皆理之必無者也鄭氏亦知其誤變爲

高辛世妃之說則不封不舉之疑可解而終無解於舍父祀母之謬且如毛鄭以禋祀爲郊禖以弗無子爲祓去無子求有子而棄其子非人情又如鄭箋以夙爲肅戒不復御則當履武敏歆載震之後不以爲怪並不求去此未生之子且肅戒以爲生子之地或者當祭固有履武之歆既祭何必無人道之感其不以爲怪宜也顧何以忽怪於既生之後而必棄之乎豈反以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之極祥者爲不祥而棄之乎反復求之無一可通者則直斷之曰其棄也以無人道之感其無人道之感者以無夫禋祀非郊禖

也許氏謙曰其性好祀鬼神能精意享祀正猶陳大姬好巫覡祈鬼神之類弗如字弗無子非求有子言以其克禋克祀故雖無夫而弗至於無子也帝非帝嚳武敏之跡不知由來歸之於帝神之也揚子方言介特也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一夫亦曰介左傳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辱於寡君是攸介攸止正明言其無耦止處也言無耦獨止也載震有身也載夙生之朝也載生初生也載育長養也首章文義細心求之姜源無夫亦甚明白易曉乃舍經從傳生諸葛藤致聖王廟享大禮下同於知母而不知有父者

不其惑乎

牛羊腓字之毛訓腓爲辟字爲愛孔疏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朱傳訓芘愛胡一桂曰以足肚遮蔽之如有愛之之意名物鈔嬰兒不能跂乳牛羊俯傴而乳字之在其腓閒按諸說朱胡爲長凡獸之乳其子太抵臥而以腓撫護之若人抱持之者然故曰腓字之特不必定以字爲乳耳

寘冞寘訏厥聲載路蓋人聞其呱視之則已實覃實訏矣其呱之聲則載路矣二句寫其形聲於鳥去聞呱之時極狀其神異非收取後語也

邰今乾州武功縣地在岐之東南史記周之先后稷封於邰左傳作駘杜預曰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徐廣曰今斄鄉在扶風斄駘與邰之字同釐與斄之字同也古釐城在縣西南二十二里

毛傳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按黍有赤白黑數種苗色亦同毛氏旣訓秬爲黑黍故於秠穈芑各區其類不復更言黍朱傳以穈芑爲赤粱粟白粱粟蓋踵爾雅郭註之誤

肇祀后稷受封始得郊祀非圜丘之郊孟春祈穀於上帝也蓋以祀之切於農事者言之朱子指爲尊祖

配天之祭恐后稷時爲諸侯不得行配天禮且詩止言上帝居歆無一字及於祖者何所見而云然耶

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軷祭也將郊之先軷祭行神考之禮經爲壇廟門之外與祀行之壇同厚三寸廣五尺作神主以菩芻棘柏爲之天子諸侯用尸大夫無尸伏牲天子犬諸侯羝以車轢之而去康成周禮註曰喻無險難也賈疏祭天在近郊雖無險難審愼故也

行葦二則

此燕同姓之樂歌前二章燕飮正文三章旣燕而射

四章則誦禱終之朱傳確矣惟以爲祭畢而燕此國
曾孫一語而誤戴氏震曰古者適孫則曰曾孫書曰
有道曾孫考工記曰曾孫諸侯是也此燕族人故稱
曾孫明祖之適孫以與同祖之人燕於此也章句從
朱傳毛鄭均失之
三章輔氏曰前四句言射而中又以中多爲賢後四
句言射而貫革又以不侮爲德

既醉一則

朱傳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觀章首既醉二語其
義自見後儒泥孔疏五福之說爲受釐陳戒之辭或

以公尸嘏告爲與下篇相屬皆非也古之誦君者必本之天祖言祖則本之祭祀所謂祭則受福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永錫祚胤之意不必指考終命天被爾祿所包者廣不僅指富壼內也室家之壼猶室家之內耳不必指康齊孔氏之釐也公尸先公之尸自祖紺以上之稱也王與族人燕則非特太王以來之同姓矣

鳧鷖三則

此繹祭之樂歌何休曰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孔疏賓尸卽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也繹以祭之

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朱傳合而言之以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誤矣

涇沙渚潨亹皆泛指水言不必指涇爲水名且沙水見水經渚水見說文既據涇爲涇水之涇何以二水又不作是解豈取興必在境內乎按莊子秋水篇云涇流之大註涇通也謂通流也蓋此詩涇之義矣爾雅註沙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由通流而及別出之水所以興繹祭也爾雅小洲曰渚說文小水入大水曰潨孔疏亹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亦與每章

取興之義自合至鄭箋以在涇喻燕祭宗廟之尸在沙喻燕祭四方萬物之尸在渚喻燕祭天地之尸在潨喻燕祭社稷山川之尸在亹喻燕祭七祀之尸支離罕當歐陽氏辨之前矣

公尸來止熏熏說文引作來燕醺醺按此詩五章皆言來燕惟末章云來止毛傳無訓鄭箋謂不敢當王之燕故變文言止果爾則初燕之時即宜退讓何至是始稱不敢耶蓋止字係燕字之誤當以說文正之

假樂二則

朱傳疑公尸所以答鳧鷖然篇中無答前篇之意且

亦未有以見其爲公尸作也序云嘉成王也亦無可證實蓋下美上之辭頌而寓戒可以見古君臣之盛焉

或疑二三兩章有錯簡此不得其解者之說也按首章已包舉下三章在內宜民宜人著其令德受命之本而三四章之脉已伏於此自天申之雖就本身受祿言之實與次章蟬聯而下言其中之非特其身之干祿百福也子孫且千億矣非特千億之盛也且皆宜君宜王而能率由舊章矣然非天私之也其令德之章於身則威儀抑抑令德之發於言則德音秩秩

用能無怨惡而率由羣匹同受無疆之福以爲四方之綱矣綱紀以明法燕享以示恩分略君臣情同朋友百辟卿士自無不媚於天子者然無非道之媚亦各不解于位以答君心而民乃攸塈矣後二章詳其宜民人之實而民僅一見於章末宜人正所以宜民非詳人而略民也舉全篇而疏之不知所謂錯簡者何在說詩而第求之於韻末矣

公劉六則

首章啓行二三章定居四章遷廟之禮五章兵賦之制六章乃統言之

王肅曰公號劉名也王基曰公劉字也尚書傳曰公何劉名也按子孫不名其祖宜以字之說爲長公卽古公公季之公

史記后稷卒子不窋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是據太康失國時言國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今本無王字據宋本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是據孔甲淫亂諸侯畔之時言韋註亦以夏衰爲太康時蓋襲史記之誤漢婁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

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其說與國語差合愚按不窋以上世爲后稷之官中閒世次失考不窋非即棄子公劉則乘桀亂時遷豳並非避桀避則宜遠不當轉內徙也邰今武功縣豳即邠州皆隸西安府不窋所竄在今慶陽府安化縣漢郁郅也亦曰北豳府東有郁郅城當白馬嶺西川交口通典曰即古不窋城續通典不窋城在郡城東南三里郡城今名尉李亦曰不窋城城周七里有奇按邠州在武功縣北慶陽府又在邠州之北相距三百餘里不窋當孔甲時失官遠竄公劉乘桀之亂漸據其故土未章涉

渭爲亂則已復得郃地特建都則於豳耳後太王遷岐去郃尤近岐在郃北而少西相去不及百里

西河寫官記釋四章云此舉遷廟禮也或曰乃造其曹爲落成禮非也嘗以大戴禮質之如云蹌蹌濟濟者則大夫士之容儀也俾筵俾几者則奉衣服者至於新廟筵之户牖間也既登乃依者則有司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者乃入升堂奠衣服於席上也乃造其曹者則宗祝有司各適其類也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者則贊者盥薦脯醢君盥酌奠於薦西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者則薦之酌之畢祝之曰孝嗣侯某告

於皇考某侯蓋言先君仍可以至新廟爲廟主也

百泉衆水之所聚溥原地之寛博而平正者漢安定郡有朝那縣隋改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或以爲百泉溥原即其處杜氏佑曰當是其地因詩而得名耳

芮水出今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東過長武縣南邠州北入涇水芮亦作汭職方雍州其川涇汭是也皇澗過澗皆芮北小水

泂酌二則

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而所釋詩義皆未允詩所

謂盛世無棄物王道存乎器使一行潦之水上者可以沃酒食次者可以濯罍尊下者可以滌器物人材亦猶是也在乎豈弟君子兼收而並用之故其上者教養成就是眞父母之道矣次者因材拂拭亦人材之所歸也下者備用代匱亦人類之所依也其說甚合則詩是比體而非興矣

挹彼注兹如朱傳義與酌彼句覆孔疏彼器挹之而注於此器蓋以潦水之濁置之大器以澄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

卷阿二則

是詩朱傳爲得其義惟鳳皇三章鄭箋以爲指實事歐陽氏謂成王時未嘗有鳳皇至而朱子亦以兩章爲比一章爲興似未徵信按竹書紀年成王十八年鳳皇見三十三年王遊卷阿其說未盡無因而尚書君奭篇云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則前此有至焉者矣古今樂錄載神鳳操其辭曰鳳皇翔於紫庭予何德以感靈賴先人恩澤臻于胥樂民以寧此可爲朱傳因王之歌而作之證

岐山縣志卷阿在縣西北二十里岐山之麓今有姜嫄祠周公廟潤德泉